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
 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4000

卷二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無也靈心影現百
 不窮不刻死然之印投於者
 下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三國水滸乎曰石也燕越不
 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0 1 2 3 4 5 6 7 8 9 10

30x5
12

双紅堂
小説
134₍₁₂₎
止

奪旗斬將有威權

關風已落高兩胆

此法今無首亦稀

却說呼延灼每引軍來

水邊搦戰宋江聚眾議曰

明日不用馬軍孫吳兵法

却利於山林只用步軍不

山分作十隊誘敵先令使

鈞鏢鎗軍士埋伏在蘆葦

中每十個便鈞鏢鎗的軍

士跟着十個撓鈞手但見

馬蹄一攬鈞番搭將入去

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理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二十七

聖嘆外書

第五十三回

閔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二郡用籠後四郡用攻而

後四郡之中兩郡太守是降兩郡太守是死零

陵桂陽是太守不欲戰手下人欲戰武陵長沙

是太守欲戰手下人不欲戰至於零陵與桂陽

不同武陵與長沙又異求其一筆之相犯而不

可得事之天然變幻至於如此後之作神官者

即執筆效之安能彷彿耶

伏此法如何徐寧白鈞鍊
鎗并排鈞正是此法宋江
分撥十隊步軍劉雁杜廷
穆弘穆春楊雄陶宗旺朱
全鄧飛解珍解寶郭淵郭
潤一丈青王矮虎箭永楊
林燕順馬麟鄭天壽李雲
每個頭領各引一隊先行
下山誘敵再令李俊張橫
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
駕舡接應又令花榮秦明
李應柴進孫立關勝馬
騄在山西瀾瀾凌振

社與曹放... 招引便鈞... 埋伏宋江... 宗呂方... 擢号令... 明中軍人... 喊呼延灼... 來出哨... 馬殺奔... 開軍馬... 議曰正... 如何處... 願把連...

雲長不殺更忠是好勝處不是慈悲處以為殺
墮馬之人不足為勇故耳若認作慈悲則為宋
襄公之仁義豈所以論雲長哉設以宋襄公處
此不但墮馬不殺即不墮馬亦不殺何也自髮
黃忠以在不禽一毛之例也
此處有雲長義釋黃忠後復有翼德義釋嚴顏
以對之此處有黃忠射盔纓不射關公前却有
趙雲射逢線不射徐盛以對之然關公不殺黃
忠是不便殺欲留待後殺翼德不殺嚴顏是竟
不殺趙雲不殺徐盛是本當殺姑不殺黃忠不
殺關公是真不忍殺四人各有一樣肚腸寫來
更不相犯

文章之妙有前文方於此應後文又於此伏
如魏延之獻長沙是也前在襄陽城下大戰交
聘今在長沙城上殺却韓玄是前文於此應也
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漢之謀魏延初降孔明
已有欲殺之志是後文又於此伏也通觀全
雖人與事紛紛而伏應之妙則一篇如一句斯
真有數文字
黃忠者五虎將之一也於此券方纔出名寫來
亦極出色寫其力寫其箭猶俱寫其勇耳至於
不射關公知重義也敦請始出能自愛也請葬
韓玄不記怨也請以劉表之姪為郡守不忘本
也不獨勇過人而其人品亦右不可及者與

五百馬軍飛哨前去又見

東南一隊軍馬趕來却欲

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

有一隊旌旗鞞鎗再引兵

回來報呼延灼曰多時不

曾出戰必有計策忽听得

北边一声砲响又權起三

隊旗號呼延灼曰此是賊

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

作兩路迎敵又听正北上

連珠砲响風威大作呼延

灼軍馬不戰自亂急和韓

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冲

關張趙雲並列六何愧焉

方敘玄德取四郡便接敘孫權戰合肥蓋玄德

取四郡之時正孫權戰合肥之時也若不按下

周瑜召去程普牽制孫權則玄德安能從容而

取漢上之地故夾敘孫權一邊特為玄德一邊

發明也且孫權雖失南郡而猶能取合肥則以

此之得償彼之失而索荊州之意不至於甚急

耳是合肥之役不獨為上文發明又將為下文

伏線也

周瑜破曹仁而孫權不能破張遼非獨張遼之

智過於曹仁亦孫權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豈

有一養馬之後槽而可以殺夫將又豈有一小

卒為細作而可以放火開城門者乎夫張遼之

死於是役便周郎而在軍中必不至此故凡權

之所以敗皆以周郎怒氣冲激養病紫桑之故

則不但南郡之失當致怨於孔明而合肥之戰

亦當歸怨於孔明耳

張遼之守合肥甚真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

黃蓋以救曹操猶不過戰將之能耳觀於此卷

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其慎也聞變而

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為

關公之器重與惟大將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

知大將於黃忠見關公之神武於張遼亦見關

公之知人



突這十隊軍馬趕來却欲

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

有一隊旌旗鞞鎗再引兵

回來報呼延灼曰多時不

曾出戰必有計策忽听得

北边一声砲响又權起三

隊旗號呼延灼曰此是賊

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

作兩路迎敵又听正北上

連珠砲响風威大作呼延

灼軍馬不戰自亂急和韓

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冲

見了鈞鏃勒馬回南去

程麟酒量山通斷都是步

軍趕趕韓滔呼延灼部領

連環甲馬都公苦草中盡却說孔明謂張飛時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
 破捉去二人知中了計縱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
 馬奔路望扎而走只一隊趙雲軍令狀是趙雲情原張飛遂立軍
 人馬穆弘穆春喝曰敗將張飛軍令狀是孔明索取休走呀延灼大怒舞鞭拍
 馬直取穆弘穆春鬪門五合穆弘穆春便走呼延灼不追望大路而走山坡下
 又閃出解珍解至呼延灼解至拔步便走呼延灼無心忒我推馬望東而走又
 撞正矮虎一丈青又殺一敢向前如此將士而欲迎敵旋曰驟馬舞刀迎之張

師中開血路殺東去了宋飛大喝一声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
 往鳴金收軍回山去了二走張飛不消戰得又飛引眾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
 于連環甲馬俱被鈞鎌鎗攔倒蹄子帶甲軍士都被生擒上山二千步軍望林
 中躲的都被鈞鎌鎗拖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小軍頭領圍裹上船劉唐
 杜廷拿得解州解到山宋江見了親解其縛令彭地凌辰說他人夥解酒
 亦是七十二地煞之數氣相投就梁山泊做了頭守荆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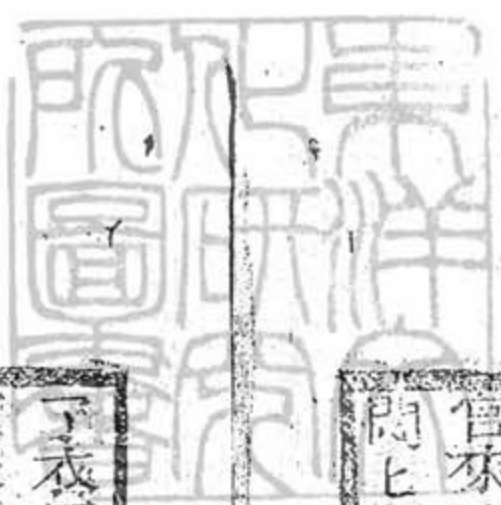


備采丁使入往陳州取韓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
 酒老小來樂完聚却說呼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
 延灼折了軍馬不敢回京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黃忠名字却用孔明是劉表
 獨自逃離子路士又無盤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敏其守長沙為後又薦
 纏解下東膠盆帶賣來資劉磐張木
 用在路想起青州慕公知
 亦有一面相識去投奔他
 借兵來報仇也未遲當晚
 又渴又飢路傍有酒店把
 馬住在樹上八店坐下叫
 酒保取酒肉來吃酒保莫
 熟羊肉爇兩瓶酒與他吃
 了分付曰我是朝廷軍官
 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
 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獨長沙印在孔明玄德自
 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下而去孔子謂玄德
 決定斬黃忠韓玄之百獻來麾下官雲長好勝玄德
 更自出色
 更自出色
 更自出色

曰收補梁山泊失利今往
 青州你好生與我喂養這
 匹馬是御賜我的名喚踢
 雪烏騮馬我明日重賞
 你酒保曰感承相公只有
 一件此間有一座山喚做
 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盜
 為頭的李忠第二個周通
 常來劫劫村坊官司屎捕
 他不得相公夜間醒睡呼
 延灼曰那賊都來何怕之
 有吃了一回酒肉睡到二
 更方醒所得屋後酒保曰

曰收補梁山泊失利今往
 陵相都說長沙太守韓玄平生性急輕於殺戮
 惡之為後文自姓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壽
 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慮慮某這日刀這張弓一
 千箇來一千箇死請刀又請弓為原來黃忠能開二
 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塔下一人應聲而出曰
 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
 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千
 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
 到楊齡挺鎗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打
 語飛馬舞刀直取楊齡挺鎗來迎不三合雲長手
 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先寫楊齡之死以追殺敗兵
 反襯黃忠之勇
 直至城下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立自來城

屈起來呼延灼慌忙問曰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雲長見你為何叫屈酒保曰小人起來上馬草不見相公的馬了遠望見火花尚明一定是那里去了呼延灼曰那里是何處酒保曰正是桃花山呼延灼便教酒保引路趕了三里火把不見不知那里去了呼延灼曰若無御馬急生是好酒保曰相公去州裡告了差官來勅方纔取得呼延灼問上不已天明教酒保挑



了衣甲巡按青州來到府堂泰拜慕容知府驚曰開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到此呼延灼把前事說了一遍知府自此是將軍中賊奸計先掃除桃花山取馬再收三龍山白虎山三處下官自當保奏呼延灼再拜叩謝慕容知府該廣款待次日呼延灼稟稟知府遂點起馬步軍兵二千又與一匹青驄馬帶領軍兵望桃花山進發季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

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寫得開公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寫黃忠第一日韓玄忠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人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金無破綻又在關公首來日必用拖刀計皆破斃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寫黃忠兩軍齊聲喝采又在衆人眼中心寫一聲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

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不知者謂至此必謂黃忠死矣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唱曰我目既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處却寫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又借韓玄口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以自已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此處又寫黃忠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躁抖擻威風與忠交

中周通得了這匹馬每日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誓不原雲長
 在寨慶喜飲酒忽吸一報急閃却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又不便雲長急
 曰青州軍馬來了周通曰射更妙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
 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
 上寫黃忠第三日。前是雲長義釋雲長長矣前軍軍齊聲城
 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
 之能今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又在
 意中寫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立
 一黃忠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之大怒曰我看了
 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
 他不殺汝必有閉通由他第三日并今日兩番虛拽
 弓弦第三箭却止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有
 之勇不寫對書去那里



求救周通馬書差嗙囉投
 二龍山來曹正來問了詳
 細稟說大頭領知道為首
 是魯智深第二是楊志第
 三見武松出前第四頭領
 施恩為因武松殺了張都
 監一家官司着落他追捉
 兇身以此逃出在江湖上
 父母保亡所得武松在二
 龍山投奔人駱一個曹正
 一個張青一個孫二娘共
 七個頭領魯智深聞知桃
 花山有人來求救且看他
 不斬汝必為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衆
 將欲告立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不知者謂至
 忠死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
 死刀手救起黃忠救得突兀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
 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此句後批韓玄
 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眾共殛之願隨我者便來眾
 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前四
 回中早為自襄陽趕劉玄德不着來投韓玄之怪其
 此處伏線神教當曰救下黃
 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沉於此得外當曰救下黃
 忠教百姓同殺韓玄祖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
 忠攔當不作又寫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為
 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大喜遂

說甚放那咳嗽上山說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托病不出又寫雲長
 了來請楊志曰理合救援黃忠
 管智深曰施恩曹正張青
 孫二娘看守寨棚俺三個
 點起五百嘍囉下山逕往
 桃花山來李忠引眾人下
 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
 軍兵舞鞭與李忠戰到十
 合之上李忠見敵不過勒
 馬便走呼延灼拍馬趕上
 山來只見後軍吶喊呼延
 灼回看一個胖大和尚魯
 智深騎一疋白馬喝曰呼
 延灼下馬來降呼延灼舞
 起又鞭來戰到五十合
 不分勝敗倒首楊志舞刀
 拍馬來喊呼延灼二人開
 到五十合不分勝敗見楊
 志手段亦高強尋思這兩
 個果的得了不是綠林中
 手段楊志見呼延灼武藝
 高強各自收軍呼延灼回
 寨正納悶間只見慕容知
 府使人來召曰今有白虎
 山強人孔明孔亮人馬來
 青州府借糧怕府庫有失

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
 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正行間請旗倒捲一鴉
 目北南飛連叫三聲而去曹操馬鳴飛不是吉兆
 玄德曰此應何禍福孔明就馬上袖占一課曰長沙
 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今日安得有
 少頃見一小校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
 將黃忠魏延等主公到彼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
 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
 請忠方出降又有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不寫
 後人有語讚黃忠曰
 將軍氣概與天參 白髮猶然困漢南

呼延灼下馬來降呼延灼舞
 起又鞭來戰到五十合
 不分勝敗倒首楊志舞刀
 拍馬來喊呼延灼二人開
 到五十合不分勝敗見楊
 志手段亦高強尋思這兩
 個果的得了不是綠林中
 手段楊志見呼延灼武藝
 高強各自收軍呼延灼回
 寨正納悶間只見慕容知
 府使人來召曰今有白虎
 山強人孔明孔亮人馬來
 青州府借糧怕府庫有失

至死甘心無怨望 臨降低首尚懷愁
 寶刀燦雪彰神勇 鐵騎臨風憶戰酣
 千古高名應不泯 長隨孤日照湘潭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
 手推下斬之為得真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
 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
 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自是正論
 重在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
 絕禍根先生不惟善卜又善相玄德曰若斬此人恐
 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恕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
 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方
 取汝首級魏延喏喏連聲而退鞏志殺金旋而孔明
 不罪之乃偏罪魏延

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
 听了乘此机会领人馬回
 青州去了次日魯智深與
 楊志武松下山看時不見
 軍馬只見李忠周通引人
 下山拜請三位上山殺牛
 宰馬相待且說呼延灼引
 軍馬到城下却見一彪人
 馬來為頭孔明孔亮兩個
 因和財主爭競把一門良
 賤都殺了聚集七百人占
 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為
 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

者知延之必反故欲借此以殺延耳黃忠薦劉表姪劉譽見在攸縣間
 居黃忠立德取回敘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總敘一白以括上文
 立德班師回荆州改油江口為公安自此錢糧廣盛
 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以上按下文德一
 一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
 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般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
 將士投合淝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
 在合肥補敘前文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一
 包着無數文字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
 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
 至權乃下馬立待之正應大以子肅慌忙滾鞍下馬
 施禮眾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與權請肅上馬並

下監在牢裡兩個來打著
 州要救叔七迎着呼延灼
 軍馬戰到二十餘合孔明
 被呼延灼活捉而去孔明
 大敗奔走呼延灼解孔明
 入城來見慕容知府知府
 大喜教把大枷監下牢裡
 和孔賓一處監收厚待呼
 延灼遙聞桃花山消息呼
 延灼把魯智深交鋒各無
 勝敗說與慕容知府知府
 曰一個是老師認魯相公
 帳前提督魯連今落髮為

權曰然則何如而後為顯那肅曰願明公威德
 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帛始為顯
 矣以其身顯也權撫掌大笑同至帳中大設飲宴
 備勞軍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勿報張遼差人來
 下戰書權折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汝聞程
 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起敢着我
 大戰一場自好勝得今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
 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途曹兵已到兩邊布成
 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曹華二將
 使方天畫戟先將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
 門旗兩開三員將金裝慣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

帳前提督魯連今落髮為
 門旗兩開三員將金裝慣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

備喚作名和尚官宿深一遊李典右邊樂進張遠縱馬當先專賜孫權決戰權
 個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緝槍欲自戰陣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乃太史慈
 喚做青面醫術志再有一也太史慈一山公落張遠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
 個行者武松原是景陽回十合不分勝負陣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面金盔者
 打虎的如今這三何插益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仇孫
 官未曾捉待呼延灼曰相亦每事說猶未一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徑
 公放心只在年晚一個已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鳥得宋謙
 活捉解來知府太喜當日曹華等將盡戰遮架刀到處兩枝戰斧更目只將
 席散孔亮引敗殘人馬丑戰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揮軍士手山鎗趕
 行之間忽相林中撞出一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
 彪人馬乃是武松孔亮滾怒見皆後有人墮馬棄却張遠望本陣便回張遠乘
 鞍下馬便拜武松扶起問勢擒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遠望見孫權驟
 曰固知足下弟兄古作臣

虎山今日何事到此孔亮馬趕來看程上更目刺斜裡撞出一軍為首大將
 把救叔叔孔亮陷獄之事乃程普也來得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遠收軍曰回
 說了一筵孟松曰兄弟休合肥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
 慌我有六七个弟兄見在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盛壯之氣
 二龍山台為挑花山李忠輕視大敵三軍之眾莫不寒心即使斬將塞旗威振
 周道來我山寨求救魯揚驕揚亦偏將之在非生公所宜也願抑責育之勇懷
 二頭領走來與呼延灼交王廟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
 戰寨中以待我們把這匹之故今後切宜保重孫堅以輕追而被討孫策以輕
 御賜馬送與我弟兄言未權白是孤之過也從今常改之小頃太史慈八張者
 畢只見魯智深楊志都到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遠手下養馬後槽
 武松引孔亮拜見三位備弟兄多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為號刺殺
 說前情我門義氣為重聚張遠以報宋謙之讐作好細者不過一小卒為內應
 集三山人馬攻劫青州取張遠以報宋謙之讐者亦只十養馬後槽可發一笑

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
 某請引兵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大史慈曰已混入
 楊志曰青州城池堅固又
 台泲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道多
 兼呼延灼英雄若要打青
 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正
 是回生相應歸山寨一氣
 相隨聚水濱畢竟如何且
 所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二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一事參差百事難

一人石慶象火安

英雄天地影名譽

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令夜必來
 接應你如何用事此等人有甚計後槽曰此閑離車
 中較遠夜閉急不能退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
 去前西門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說得忒容易餘軍
 自走也走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得勝回城官勞
 三軍傳令不許解用宿睡說勝而能真是左右曰今

虎豹雷雲振羽翰

孔亮弟兄容易救

青州城郭等閑看

年籠亥得呼延灼

連繩同歸大將壇

富下楊志曰若要打青州

須用大隊軍馬又孔亮兄

弟去梁山泊請宋公明併

力攻城俺們兄弟先去打

青州孔亮自投梁山泊魯

智深教人去山寨施恩

曹正下山相勸李忠周通

得了消息領人馬來青

曰全勝吳兵遠道將軍何不卸甲安官道曰非
 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度我無備
 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此每夜更加謹慎
 不但為將之道為然也
 立身處世大低宜爾 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井聲

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十數人

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

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元所

其智能謀無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王遼詢得其

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聲喊聲大震

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

放起一把火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曹仁在

周瑜是日日夜張遠在合肥雖南郡太之慈貫城門大開只

太史慈是黑夜前後相喚

太之慈貫城門大開只

太之慈貫城門大開只

太之慈貫城門大開只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left edge, likely a page or chapter number, partially cut off.

州城下一同攻打城池孔道內變挺鎗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砲響亂箭射下大
 亮來到李立酒店問梁山史慈急退身中數箭史慈中箭東周喻中箭前後又相似皆後李典
 泊路李立曰客人要去梁山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草
 山泊弄誰孔亮曰有一個襲殺出救了大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大史慈身帶
 相識宋公明李立曰既是傷愈加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德之遂收兵下船
 尋宋公明頭領即射一枝响箭只見對港嘍囉掉船
 來接孔亮一同搖到金沙灘上岸嘍囉報知未先下
 來迎接孔亮見了連忙不拜末任門曰賢弟緣何到此孔亮大哭把前情訴知
 宋立曰你且放心引孔亮

此志痛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後人有詩讚曰
 矢志全忠孝 東萊太史慈 姓名昭遠塞
 弓馬震雄師 北海剛思日 神亭酣戰時
 臨終言壯志 千古共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

呼延灼走投青州一事吳其子太史身於府中以上按小孫權一邊却說玄德

蓋曰既是如此今設席款在荆川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小與孔

侍孔亮宋江吳玠圍孔日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

其宜撥下山人數分作五折一皇旗刀救大吏慈死氏冠東南有將星墜正吉

軍便差前軍花榮秦明主間忽報公子劉琦病亡去德聞之痛與不已孔明勸

其燕順第二隊穆弘楊雄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

解珍解寶軍主將宋江人到彼守御城池并料理軍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

吳用呂方盛第四隊宋曰非雪長不可即時便教雪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

合共造張相李俊後軍孫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荆州如何對答孔明

立楊林歐陽凌振共二十個頭領馬步兵三千前進

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

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兵到

肅特來吊喪正是

青州孔亮先期報知 完將討策安排定 魯東吳便命來

衆好漢出寨迎接宋江到 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看下文分解

中軍坐下武松引曾智深 第五十四回

楊志李忠周通施恩賈正 吳國太佛手看新郎

相見楊志起身再拜曰昔 劉星叔洞房續佳偶

曰某經過梁山多蒙大寨 文章之前有不越半幅而倏而用喪倏而作伐

重意相伯爲是咄家不曾 倏而桂孝修而結親斯亦奇矣然而凶則是凶

徒命今日幸得相會如柳 吉則是吉猶未足爲奇也奇莫奇於戈矛劍戟

青天吳宋江曰二公威名 之內忽然花燭洞房又莫奇於洞房花燭之中

拙于江湖宋江相會太晚 仍是戈矛劍戟凶即是吉吉即是凶吉伏於凶

曾智深令設席款待宋江 凶又伏於吉則此一篇真爲人意許之所不及

問打青州一節楊志曰青 量耳觀孫權之使魯肅弔喪而漢今日之人情

整得此人城子唾手可得 大抵如斯矣前之弔劉表非爲劉表而弔也爲

吳用曰此人不可力敵只 劉備而弔也後之弔劉琦又其爲劉備而弔也

待如此如此可以喻之當 爲荆州而弔也弔本爲死乃以然生用本爲人

日投人馬次早起軍前到 乃以爲我弔之而無益於我則雖弔而不用

青州城下致村慕容知府 馬弔之而有益於我則雖不必弔而亦弔焉豈

慌忙請呼延灼商議呼延 獨東吳爲然哉又豈獨弔喪爲然哉凡近世之

灼曰思稍放心這廝們只 紛紛往來皆當作東吳弔喪觀也

可在木泊裡猖狂今商巢 孔明曰辭魯肅也劉琦未死則以劉琦謂之劉

穴一個來捉一個呼延灼 琦既死則以取西川謝之而第之番借謂又與

披挂上馬領一千人馬出 第一番不同前則止用緩詞耳今則先折之以

城搖開宋江陣中一將躍 正論既明示不違之情後乃應之以權宜殆托

馬出巢慕容知府在敵樓上 爲暫借之說其云借也是即其不還之意也孔

認是秦明罵曰你這反賊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page numbers and possibly a chapter reference.

朝廷不曾負你緣何造反
 可先擒這賊呼延灼便舞
 雙鞭直取秦明二將戰到
 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知
 府恐怕呼延灼有失鳴金
 收兵秦明不追退回本陣
 呼延灼退回城中來見慕
 容知府曰小將正要捉秦
 明為何收軍知府曰秦明
 原是我這軍統領亦不可
 輕敵听得軍校報到北門
 外土坡上有三騎在那里
 看城內中兵該得在榮

明嘗借箭於敵矣嘗借風於水矣借箭亦將還
 箭借風亦將還耶凡借物於人者以凡之所有
 借之乃謂之借荆州非孫氏之有也何謂借乎
 及投契於人者先立契而後取物及以契為借
 荆州劉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也有謀
 人之美產而必寫借契者矣亦有謝人之索車
 而虛以抵契措者矣魯肅孔明母乃類是至
 於兩家互相欺誑一則假寫借契一則假立婚
 書借契疑真實假婚書弄假成真一則空頭真
 堪捧腹
 孔明誦誦音學賦是以孫權之嫂周瑜之妻激
 東吳也今投錦囊計是以孫權之母周瑜

延灼曰定是來打你們
 且休驚動他便披挂上馬
 領二百餘騎圍了北門起
 上坡來宋江見軍裝榮便
 走呼延灼馬趕到樹邊
 只听得兩喊呼延灼連人
 和馬跌下陷坑兩劫走出
 五六十個搦鈎手把呼延
 灼鈎將起來綁縛了那許
 多趕來的人馬便走了左
 右把呼延灼解入寨來宋
 江見了解其縛扶入帳中
 坐下宋江曰小可在此

之丈人聖之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子之
 策其次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入教他保
 別人不得
 袁術遣媒於呂布認真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
 媒於劉備假意做媒倒做成了然則呂布非媒
 也孫乾亦非媒也魯國老乃真媒也而魯國老
 之為媒又孔明實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
 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燒了外公的香不但身命作梗倚了老丈母
 的勢便與女婿放刀和尚弄中相女塔禪望借
 作監橋新人房裡接將軍錦帳又成赤壁延廟
 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編禪前持兵符

延灼曰定是來打你們
 且休驚動他便披挂上馬
 領二百餘騎圍了北門起
 上坡來宋江見軍裝榮便
 走呼延灼馬趕到樹邊
 只听得兩喊呼延灼連人
 和馬跌下陷坑兩劫走出
 五六十個搦鈎手把呼延
 灼鈎將起來綁縛了那許
 多趕來的人馬便走了左
 右把呼延灼解入寨來宋
 江見了解其縛扶入帳中
 坐下宋江曰小可在此

之丈人聖之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子之
 策其次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入教他保
 別人不得
 袁術遣媒於呂布認真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
 媒於劉備假意做媒倒做成了然則呂布非媒
 也孫乾亦非媒也魯國老乃真媒也而魯國老
 之為媒又孔明實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
 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燒了外公的香不但身命作梗倚了老丈母
 的勢便與女婿放刀和尚弄中相女塔禪望借
 作監橋新人房裡接將軍錦帳又成赤壁延廟
 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編禪前持兵符



辰朝廷叔借水泊避寇只

得招安不想誤犯虎威望

乞恕罪呼延灼曰我被搗

之人萬死尚輕真非令我

徒京告請招安宋江曰高

太尉志人大思記人小過

將軍折了許多人馬如何

不見你罪難消彭玘凌振

都在做山人懸偏家將軍

不棄宋江情愿讓位與將

軍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

那時盡忠為國未為晚矣

呼延灼跪下曰非是某不

知於國忠義兄長義氣願

所就又有詩為証

安邦定策宋公明

虛聲名揚救生靈

如何世祿英雄士

握手同歸聚義亭

宋江請呼延灼和眾頭領

相見了商議救孔明之計

吳用曰除非呼將軍賺開

城門唾手自得宋江與呼

延灼曰非是宋江貪慕城

地是四孔明叔好陷在內

加軍裡將軍此去城地必

同中語

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

惡極適來我主人

照

照

女却可助行兩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吳夫

人不比崔夫人遇不懷好意的哥哥孫仲謀險

做孫飛虎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

見畢肅曰主公問今姪棄世特具禮禮遣某前來致

祭周都者再二致意劍皇叔諸葛先生玄德孔明起

身稽誠收了禮物四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

子不在即還荆州令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識幾

時可以交割與二弟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箇簡談

此是孔明強飲數盃又開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孔

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通理直須得人開口前番用此

忍氣忍剛曰我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令人不則曰我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

皇帝玄孫次權出孝景皇今皇上之叔次極出今皇

吳豈不可分茅裂土况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

兄業有何不順說到劉表已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

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古據六郡八十一州尚

自負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前既高擢劉皇叔劉氏

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收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

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

之力此言我不若非我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坐籌

之功此言東吳江南一破休說三喬置於銅雀宮此

應州十四

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

惡極適來我主人

照

照

照

照

照



得呼延灼曰小將既蒙克不即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細說何公不
 長收銀理當報效果使大察之甚也頭端立得定便會變而便會說便話一
 甚遠今秦明花榮孫立燕
 順昌方郭盛解珍解寶王
 黃歐鵬扮作軍士同呼延
 灼來到城邊大叫城上開
 門我這回來城上人報與
 慕容知府知府所得呼延
 灼回來便領軍士開城門
 放下品橋到城門裡搭看
 知府早被秦明一棒打下
 馬來解珍解寶便放起火
 宋歐鵬王茂舟上城被散
 操統百萬之衆動以天子為名吾亦不以為高尊權

周郎一小兒乎此是若恐先生面士不好言我
 動三人立紙文書暫借荆州為本豈有城池而可以
 本正不知起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
 利幾分算極似賴債者不肅曰孔明待奪得何
 吳此論如何回絕只用活脫肅曰孔明待奪得何
 處還我荆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西川劉璋懦弱
 我主將圖之若圖得西用那時便還以荆州為本以
 利之後還還本錢西川為利特得
 則是不起利者矣肅無奈只得聽從玄德親筆寫成
 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詣葛孔明也押了字柳孔明
 且亮是皇叔這裡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
 押箇字回見吳侯也好看妙極肅曰某知皇叔乃仁
 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如此作中不知收了文
 書玄德辭回玄德孔明送到船邊孔明囑曰子敬回

呼延灼難不勝羞
 志却君恩事寇仇
 因是天罡并地敵
 故為鄉導破青州



李忠回桃花山收拾錢糧見吳傑書言他意休生安想若不准我文書我翻了一
下山魯智深便施恩回二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一便今只要兩家和氣休
龍山與張青孫二娘收拾教曹賊笑話又一請作別下船而回先到紫桑郡見
錢糧人馬兩下都燒毀寨周瑜問曰子敬討荆州如何肅自有文書在此呈
柵來會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梁山泊所過州縣分毫未擾見肅引頭領
都到金沙灘迎接至聚義堂坐定慶會到頭領智深曰酒家有個相識叫做
九紋龍史進原在華陽縣少華山與雷師宋武陳達楊香四個在那裏聚義他
與周瑜頗足日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為借地實是混賴從來文書不足據他說取了西川便還知他
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從來保人難做不他若
不還時必須運界是下備主公見罪奈何肅聞言呆
了半晌曰恐去德不負我活寫老瑜曰子敬乃誠實
人也劉備英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
心地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

家思念他昔日在華陽寺日指因扣贈之情如何不救你指山時見即原你且
救助之恩今要丟探他不會有借契
遭約來入縣未知尊意如何
何宋江曰若得賢弟一伴
最好可領武松兄弟相伴
智深武松二人相辭下山
宋江又令戴宗隨後探听
前日之內來到華陰縣小
華山遇見伏路囉武松
問曰這由上有史大官人
宋江曰你探史大官
人在此少待武松曰你只
說魯智深到來相探不多
子不能打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荆州換劉備



說魯智深到來相探不多子不能打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荆州換劉備

時只見朱武陳達楊春下原來却不要能交割了荆州城池我別有主意於了

山來却不見史進魯智深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要快船

曰史大官人何在朱武曰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荆州一事呈上文書

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囉白你却如此糊塗這樣文書要他何用

見一個面匠原是托家大保一世無順子或作保既受肅白肩都督有書呈

各府人姓王名義曾許推在此說用此計可得荆州權看異點頭暗喜孫魯

山金天聖帝廟中姓回影人可去猛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近

壁上去還愿為帛一个女聞劉玄德喪婦有一妹欲招贅玄德為婿永結姻

兒名喚王嬌枝同行本州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儻不可為嫌望郎往荆

賀太守亦在廟裡行香見州一言

王嬌枝貌美強娶為妾王做媒不用魯肅却用呂範領命即日收拾般

義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奪雙帶數筒從人望荆州來却說玄德自投甘夫人書

去又把王義刺死軍州在夜煩懶一曰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

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為荆州之故喜只在屋

風後潛聽也也魯肅夫但有甚說請王公都應承了

孔明笑曰明此時已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

平德獨月去華州欲刺董看七八分

太守太守知覺暗使人將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

史大官人捉去監在牢裡所論劉琦之死則用其夫人之死則不用不用

我們欲去救他無計可施呂範

智深听罢怒曰如此無理日範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外親故不避嫌特來作

酒家就去結果了池朱武未與安忍便讓親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由

曰請二位到寨相議寨中道而廢人倫吾王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箒若

坐下朱武令設席款待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

深能爆武扮曰荀巨切勿家國爾便請皇叔勿疑但我國太吳夫人甚愛幼女

這孩我和你星夜回梁山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先說昨晚說說之

人替語有後弟

人替語有後弟

人替語有後弟

人替語有後弟

人替語有後弟



泊報知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智深曰
休去報知宋公明看酒家去打那廝眾人那里勸得
任次早智深提了禪杖徑投華州去了朱武隨即差
兩個嘍囉前去打听消息却說智深奔到華州城
裡浮橋上只見人都說和尚且自迴避太守返來智
深自想曰我正要打他這厮該死等他一對對擡將
過來看見太守那裏請字能出諸葛亮之料乎
德曰此事吳侯知否其言說得嘴管不個 魯川小謀
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鬢髮斑白
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趙範 曰吳侯之妹身雖
女子志勝男兒趙範 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
趙子龍之語一席趙範 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女配
君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
回報是日設宴相得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
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趙範 適間卜易得一大吉
大利之兆卦象之辭必是 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
和魯範同見吳侯親時兩家亦各有媒人 面許已
定擇日使去就親玄德曰周論定計欲害劉備豈可
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

却是暖 兩子兩邊都有十 個其言說得嘴管不個 魯川小謀
便魯川小謀 各執器械護衛 深下手不得魯川小謀 太守掛在
胸眼裡看見智深有殺殺 之意回到府中便叫兩個
虞侯曰你去橋上叫那胖 大和尚到府裡赴齋魯川小謀 虞侯
領命來見智深曰太守請 師父赴齋智深暗想正要
打他却來請酒家便隨虞 侯到府裡眾人自師父放
下禪杖請後堂赴齋智深 不肯眾人曰你是出家人
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 小春之吉 玄德與趙雲孫



長往並月... 七

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禪杖八去智深村日只俺兩拳頭也打碎那廝腦袋便倚了禪杖跟賧侯八來智不守喝令拿下這死駟兩邊走出四五十個公人肥魯智深捉下恰似飛蛾投火身遭喪蝙蝠遭卒命必傷畢竟智深怎的脫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朱江關西是華山
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荊州前往南徐進發荊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快不安不是新即稍羞却是督督膽怯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箇錦囊來看於是關襄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下一分付如此如此眾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不見趙雲教玄德却是孔明教趙雲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南徐玄德牽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為媒娶夫人之事先打外太隨行五百軍士都披紅桂綠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方用五百人外處不然以之防患則尚少以之助嫁則已多孫權知玄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



堪嘆梁山門術優捨身棄命報冤仇神机運妙算鬼神不懼平地已蘇英士獄青鋒先斬佞臣頭可憐天使真待伍坐關危亡肯不羞

見吳國大賀喜已在孔國太曰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今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一箇夾人反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婿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猪羊菓品準備成親在報事人口中吳國做媒的及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了一驚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追胸大哭一個母親又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為孔明用了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話來照應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為你母親事

卷之五十四 第五十四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朱江關西是華山

妄指平人太守喝罵出家當與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為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
 人自稱酒家這死屍必是我的俱在孔打劫強賊不打如何肯招明算中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語來國太
 左右奸用苦刑加力打那曰若要不知除非真為滿城百姓那一箇不知你倒
 秃那智深曰不要打老爺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妙在
 說與你便是酒家是梁山喬國老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荆州故將
 泊好漢魯智深太守怒曰此為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荆州來換若其
 原是劫賊與史進一路之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
 人喝教拷打取面大枷釘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洲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夫
 死囚牢裡申聞都省取荆州是却將我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
 死囚牢裡申聞都省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恁的說親須悞了我女兒
 死囚牢裡申聞都省一世你們好做作前既大哭此又大喜國老曰若用
 死囚牢裡申聞都省此計便得荆州也被天下人恥笑此事如何行得妙

做神行大保戴宗見在山

下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

山和朱武等三人相見了

所說魯智深失陷一事戴

宗曰我便自梁山泊報與

喬七知道戴宗吃了酒飯

作起神行法回梁山泊見

晁宋二頭領說魯智深因

救史進被陷一事宋江所

罷驚曰既然兩個兄弟有

誰如何不救領頭起人馬

作三隊而行前軍花榮秦

明林冲揚志呼延灼領二

定於相得亦在孔明美中矣

又夾喬國老一何兩同說的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

老頭更真是一吹一冒說的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

住口的罵周瑜是罵孫權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

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且箇招他為婿免得出醜公位幾人

相一上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

世豪傑若招得這箇女婿也不辱了今妹國太曰我

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

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孫權

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

出外喚魯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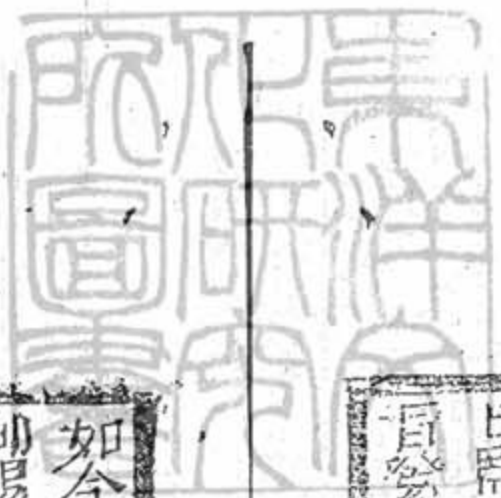
劉備曰何不合費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

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掣下權

至此又為玄德相一把子然國太權遂喚買華分付

定於相得亦在孔明美中矣

千馬步軍先行中軍統兵預先準備只等國大舉動却說喬國老辭英國太師使人去報立德言來日與侯國大親自要見好生在朱公徐寧解珍解寶領馬步軍二千後軍主管糧草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橫柳俊領馬步軍二千由了梁山泊來到少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楊春陳達下山拜請宋江并眾頭領都到山寨坐下宋江備問城中之事朱武曰兩個頭領已監在牢裡等朝廷降旨發落一人上山拜曰夫人國老曰立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之意阿兄則畏令妹必受矣一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立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中了丈母夫人國老曰立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



如今朝廷差殿司太尉領御賜金鈴吊桶來西岳降香從黃河入渭河來吳用曰哥七休憂救二人計在這里便叫李俊張順兩個如此而行李俊自得一個引路綽好楊春曰小弟相幫同去宋江大喜兩個下山去了次日吳用與宋江等帶五百兵運到渭河渡口李俊等十餘隻大船在級與用教花榮蔡明徐寧呼延灼在岸上埋伏宋江

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可慶也喬國老此言定理怨然女婿計策出既還類丈人爲之幹延且立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立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立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庶應四立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便飲者喜酒與趙雲謂立德曰前經某於廂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何告知國太立德乃跪於國太席前未跪夫人是請丈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使兩叔刀國太曰何出此言立德曰廂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難爲了今日立德既爲我婿即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廂下權推

漢書

卷之二十七

三

等在船裡李俊等伏在艙
船裡次日天明听得囉囉
响見三隻官船排而黃旗
上寫欽奉聖旨西兵降香
太尉宿元景宋江看了心
中暗喜曰昔日玄女有言
遇酒重亡意今日得見此
人必有主意太尉船將近
宋江載佳官船七裡走出
紫衣銀帶虞侯喏曰傷等
甚么船敢截太尉與兩立
在艙頭上替曰然則泊獲
士宋江請秦丞相只等求

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買華國太監買華責罵華狀
然無言國太賜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
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又是他討德一發喬國老也相
勸國太方此退買華刀斧手皆抱頭鼠尾而去玄德
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
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荆州成王廟之業一劍
揮石為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刺石不開言訖王起劍
落火光迸濺碎石為兩段乾田之玉方種為雙孫權
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
近五旬不能為國家勦除賊黨常自恨今蒙國太
招為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封如破曹
興漢人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

見太尉西頭客帳前曰休
胡說太尉乃朝廷大臣如
何輕易與你相見宋江曰
不容相見只怕驚了太尉
乘全把旗一拓岸上花柴
秦明徐寧呼延灼引出軍
馬擡到岸上客帳前慍入
與知宿太尉只得出到船
頭坐定問曰義士何故截
住吾和宋江曰我等在船
截太尉只欲來請上岸別
有真傑何太尉曰我是朝
廷大臣有何事就此說不

言晴我亦聖劍謂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封若破得曹
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荆州與旺東
吳石為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大家加說心事
至今有十字紋痕石尚存後人觀此勝蹟作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 金環墜處火光生
兩朝旺氣替天數 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携大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
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
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一弄而題
至今甘露寺牌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詠曰
江山兩處雜青螺 境界無邊樂事多
昔日英雄凝目處 巖崖依舊抵風波

妨宋江曰太尉不肯時只恐伴當等不容李應把鎗一招李俊張橫一齊撐出船拔出尖刀跳過船來先把兩個慶侯打下水去宋江男用連忙喝曰休得無禮驚了貴人李俊張橫仆地跳下水去把兩個慶侯送上船來嚇得宿太尉魂不附体只得將船上岸眾人策扶太尉上馬眾同隨去有詩為記

王前龍旗出帝鄉
 三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息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可作一幅景圖立德嘆曰南人駕船托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問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立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立德聞言掠衣一躍躍上馬皆飛走下山復馳驟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權能試馬立德不能試刑畢竟讓與劉至之處名為駐馬坡後人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驟多 二人並繼坐山河
 東吳西蜀成王霸 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繼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立德自回

聖觀裡去行香

却怜水寨神謀捷 假借仁名救國亡
 宋江先令花榮秦明陪奉 太尉上山即令把船土人等送御香祭物金鈴吊掛取拾上山只留李俊張順守莊宿太尉上山寨坐定眾頭領兩邊侍立宋江跪下告曰宋江等為被官司所迫不得已借梁山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今有兩個兄弟陷在華州牢裡

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且與畢姻免生別事見線人語但不次日立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立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立德寬心吾為公告國大令作護持國老可謂撮合山盟竟立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立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婢姻竟似妾女婿立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立德處是傾立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立德處是傾立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立德處是傾

立德暗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立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立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

彼借大尉御香去賺華州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說得立德想
 事盡非還並無侵犯宿太尉只得應允宋江執盃拜
 謝就囑囉內選個俊俏的
 打扮作宿太尉宋江吳用
 坊作客帳司解珍解寶楊
 維石秀扮作虞候吹囉都
 穿紫衣銀帶繫着雄箭旂
 纓儀仗法物抬了御香祭
 物金銀吊掛花榮徐寧扮
 作僧兵共武順達等陪作
 本尉秦明呼延灼馬志林
 引人馬分路取城

驚着侍女橫刀立
 疑是東吳設伏兵
 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武松石秀先云西岳門下
 四六奇書第一種卷二十八
 等候只聽號起行事分布
 已定箇了山寨選到河口
 下燈而行不去報與華州
 太守選投西岳廟來獻宗
 報知雲台觀主人尋直至
 船邊迎接上岸觀主參見
 太尉吳用曰太尉干路染
 病免見扶策太尉上轎選
 到岳廟歇下客帳司吳用
 曰太尉奉聖旨捧御香
 金銜帛掛來與聖帝供奉
 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

聖漢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立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
 計賺一人却有兩番王允則專用寔周瑜則前
 虛而後實也始之詐言入贅誘其至吳是虛以
 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實以美
 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
 瑜賺一人而亦失王允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
 而終久手